

女法医系列之四

逃,毁灭的航程

(美)凯西·莱克斯 著 罗明威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逃，毁灭的航程

Fatal Voyage

(美) 凯西·莱克斯 著

罗明威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毁灭的航程 / (美) 莱克斯著; 罗明威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225-967-6

I. ①逃… II. ①莱… ②罗…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0502号

Fatal Voyage

By Kathy Reich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New Star Pres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1 by Temperance Brennan, L.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cribner,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6-9873



逃,毁灭的航程

(美) 凯西·莱克斯 著; 罗明威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特约编辑: 缪 莹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hrl 视觉传达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5.375

字 数: 237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一版 2010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967-6

定 价: 34.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1

我凝视着那个挂在树上的女人。她脑袋向前，下巴扬起，两个胳膊反剪在背后，就像是劳斯莱斯汽车盖上的那尊铬合金女神像。但这位看似正在飞越树林的女士浑身赤裸，躯体只剩上半截。浸透鲜血的树叶和枝条囚禁着她残缺不全又毫无生气的身躯。

我垂下眼睛，打量着周围。除了刚才我停车的那条狭窄的砾石道路之外，只有稠密的森林。树林里大部分是松树。寥寥无几的阔叶树像花圈一般，叶片投下一个个红色、橙色和黄色的阴影，标志着夏日的死寂。

尽管夏洛特^①的天气十分炎热，但是处于这个海拔高度，十月份还是挺宜人的。不过很快天气就会转凉。我从汽车的后排座位上取出一件风衣，然后默默地站立着，倾听着。

^①北卡罗来纳州北部一城市。

鸟鸣声，风啸声，某个小动物急促的奔跑声……接着，远处有个男人在呼唤另一个人，然后是一声低沉的回应。

我把夹克式风衣系在腰间，锁好车门，朝着传来喊声的地方走去，双脚踏过窸窣作响的落叶和松针。

深入树林十码，我便望见一个坐着的人影。那人斜靠在一块长着青苔的岩石上，双膝弯曲，顶着胸口；那台笔记本电脑抛在身边。两只胳膊早已不见踪影，左太阳穴上嵌进去一只小小的瓷茶壶。

那台电脑上面躺着一颗人头，人头上的牙齿上镶有矫正用的金属丝，一枚精致的金戒指刺穿了一边的眉毛。他双眼圆睁，瞳孔扩大，流露出惊恐的神色。我感到舌头底下一阵战栗，便赶快走过去。

走了几码远，我又看见一条人腿——脚仍然穿在登山鞋里。那条下肢竟然从臀部齐根被撕扯下来。我怀疑它是不是属于那具酷似劳莱斯雕像的躯体。

在那条人腿的后面，有两个男人肩并肩地长眠了。安全带系在身上，脖子被挤成蘑菇状的红色花朵。其中一个男人交叠着双腿坐在那里，仿佛正在阅读一本杂志。

我择路往森林深处走去，时而有断断续续的叫喊声随风传到我耳边。我拨开密集的枝条，攀过岩石和倒下的木头，继续前进。

旅客的行李和金属碎片散落在树木之间。大多数手提箱均已破裂，暴露出箱子里装的东西，看上去简直是杂乱无章——衣服、卷发钳、电动剃须刀，掺杂在洗手液、洗发香波、剃须膏和香水瓶里。一件随身小行李箱中散落出几百件从宾馆里顺手牵羊得来的洗漱用品。药品和飞机燃料的刺鼻气味，与松树的芳香以及山区空气的清香混杂在一起。远方飘起一缕袅袅的轻烟。

我涉过峭壁下的溪谷。斑驳的阳光透过头顶的树木浓荫，照射在

地面上。虽然树荫下很凉爽，但汗水仍然浸湿了我的发丝，衣服也粘在身上。我的脚被一只背包绊了一下，朝前跌倒在地，衣袖被飞机残骸砸断的一根锯齿形的树枝刮破了。

我在地上躺了片刻，双手颤抖，大口大口地喘气。尽管一直训练自己隐藏情绪，但我仍能感觉到内心生出的绝望。那么多的死亡。亲爱的主啊，究竟有多少人失去了生命？

我合上双眼，屏息宁神，接着移动双脚。

许久之后，我抬步跨过一段腐烂的木头，绕过一大片杜鹃花。看来并没有靠近那些隐约传来人声的地方，于是我停下脚步，确定自己的方位。警报器渐次减弱的尖啸声告诉我：现场营救工作集中在东面山脊上的某处。

这就是辨别方位的办法，布兰纳。

然而刚才时间紧迫，不允许提问题。坠机和其他灾难发生之后，最先回应的人总是非常热心，却悲哀得不知如何应对大灾祸。我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在从夏洛特赶往诺克斯维尔的途中。我的队长让我尽快赶到现场。我在四十号州际公路上来回折腾，穿过南方奔向韦恩斯维尔，接着朝西穿越布赖森城。那是距离夏洛特西面最多一百七十五英里、在田纳西州以东五十英里、佐治亚州以北五十英里的一个北卡罗来纳州的小村庄。我沿着县内的沥青公路一直开到州际公路养护的终点，再顺着砾石道路开上森林服务通道的盘山路。

尽管得到的指示准确无误，但我还是怀疑会有一条更佳的路线可以更接近那个毗连的峡谷，也许是一条伐木的小径。我考虑回到车上开车前进，但最终还是决定继续步行。或许那些已经到达现场的人跟我刚才一样，翻山越岭而来。那条林道似乎就到我停车的地方，再向前就没有路了。

在山坡上筋疲力尽地攀爬了一阵后，我紧紧抓住一棵花旗松的树干，站稳一只脚，爬上一道山脊。我瞪视着“拉格蒂”的纽扣眼睛。那个玩偶倒挂在树上，衣服缠在低垂的枝丫间。

脑海里闪过我女儿的那只拉格蒂玩具娃娃，我不禁伸出了手。

住手！

我垂下胳膊。我知道现场的物品都必须在地图上标明，做好记录以后才能移走。只有这样，家属才能认领这件令人伤心的纪念品。

在山脊上，从我所在的位置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坠机的主现场。我看见一台飞机引擎半埋在尘土和残骸里，还有看上去像机翼阻力板的碎片。一部分机身横倒在地面上，其外壳连同机腹的底部被剥离开来，像是飞机模型使用说明书上的示范图解。透过那些窗口，我可以见到旅客座位。其中一些有人，但大多数是空的。

飞机残骸和遇难者的断肢残躯散落各处，犹如垃圾场里被丢弃的废物。从我站立之处望去，裹着皮肤的残缺尸体在森林地面、内脏器官和飞机部件等等的映衬下，看上去呈僵尸般的惨白。各种物件挂在树上，或者杂乱地散落在树叶和枝条间：有纺织品，金属线，金属板，绝缘材料，模压塑料等。

当地的救援人员已经到达，正在保护现场并搜寻幸存者。隐约可见的人影在树林里穿行，其余的人在残骸坠落地域的周围拉起了隔离带。他们都穿着黄色的夹克衫，背后印有“斯温县警察局”的字样。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在四处转悠，或是站在树丛里吸烟闲聊，或是漫无目的地发呆。

从树林中走出来后，我注意到那些闪烁的红色、蓝色、黄色灯光标出先前我未能发现的那条路。我脑海里出现了明天早上警方的巡逻车、消防车、救援卡车、医疗救护车以及公民志愿者的车辆挤满道路

的景象。

风向变了，烟雾的气味越来越强烈。我转过身去，看见在相邻的那座山脊后面，有一股细细的、卷曲成羽毛状的烟云正往上空冒起来。我的胃一阵紧缩，因为我现在离那儿够近的了，足以在刺鼻的气味中闻出另一种味道。

作为一名刑事人类学家，调查暴力死亡是我的职责。我已经为验尸官和医事检察官检查过成百上千具火灾遇难者，熟悉肉体被烧焦的气味。越过这个峡谷，人的躯体正在那里燃烧着。

我艰难地咽了口口水，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场的营救工作上。早先那些无所事事的人，目前正在现场走动。我看见一名县警弯下腰，正在检查他脚边的残骸。当他直起身子时，左手里有一样东西闪闪发光。另一名县警也开始把残骸堆起来。

“该死的！”

我开始寻路沿着山坡朝下走，手紧紧抓住低矮的灌木，在树木和岩石间绕着之字形行走，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坡道很陡，脚底绊一下就会猛摔出去。

在距离谷底十码的地方，我无意中踏上了一块金属板，竟让我脚底一滑，飞了出去，就像滑雪板在重要关头突然失控了一样。我重重地摔在地上，打了个滚，滑落在斜坡上，身后鹅卵石、树枝、树叶和松果似雪崩一般滚下。

我伸手想死命抓住什么东西阻止自己下坠，结果却擦破了手掌的皮肤，撕裂了手指甲。随后我的左手碰到某样坚固的东西，便紧紧抓住它。我的手腕承受了身体的全部重量，腕关节处被扭得生疼，但是终于抵消了下冲的力量。

我在那儿挂了片刻，侧转过身体，再用双手拉住这东西，把自己

调整为坐姿。千万别松手，我抬头向上望去。

我抓住的是一根长长的金属条，从我屁股底下的一块岩石里探出来，笔直朝天，指向山坡上一棵被削去一半的树。我放下双脚，试了试摩擦力，设法转为站立姿势。我在裤子上擦干净手上的血迹后，重新把风衣在腰间系好，随即朝下面的平地走去。

到了山谷底部，我便加快了步伐。此时我对脚下土地的感觉远远不像在平地上那样，不过我现在有了重力的感觉。在封锁区外围，我抬起那条隔离带，低头钻了进去。

“喂，女士。别走那么快。”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说话的那个男人穿着一件斯温县警察局的夹克衫。

“我是 DMORT 的人。”

“DMORT 是什么东西？”他嗓音沙哑。

“警长在现场吗？”

“你是干什么的？”那位警员板着脸，紧闭的嘴巴形成一条冷峻的线条。他头上橙色的狩猎帽子压得很低，正好压在眉毛上方。

“唐普兰希·布兰纳博士。”

“我们这儿并不需要什么博士。”

“我是来辨认遇难者身份的。”

“有证件吗？”

关于诸多的重大灾难，每一个政府机构都有其特殊的职责。比如“紧急战备局”（OEP）负责管理和指导“国家重大灾难医疗系统”（NDMS）。该系统在重大的灾难性事故中，负责医疗救助、遇难者的辨认和殡葬服务。

为了完成上述使命，国家重大灾难医疗系统创建了“灾难殡葬业

务行动队”(DMORT)和“灾难医疗援助队”(DMAT)两个单位。在官方宣布的重大灾难中,灾难医疗援助队负责照顾幸存者的各种需要,灾难殡葬业务行动队则负责处理死难人员。

我掏出我的 NDMS 证件,递给他。

那位警员仔细审核了我的证件,撇头朝坠毁机身的方向示意。

“警长和消防队的队长们在一起。”他粗声大嗓地说,用一只手擦了擦嘴,低头转身走开了,为他刚才表露的情绪感到窘迫。

那位警员的态度举止并不让我感到惊讶。那些最粗鲁、最能干的警察和救援工人无论多么训练有素、经验丰富,在第一次面对重大灾难时,从来没在心理上准备好过。

重大灾难——那就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给这些空难事件的说法。虽然我还不能断定该不该以“重大”两字为它定性,但是从我参与调查过的几件案例来看,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每一宗都是恐怖事件。我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和那位警员一样感到痛苦。我只是刚学会不显露出这一点。

朝着那截残骸走去时,我从一个正在为尸体蒙上毯子的警员身边走过。

“把毯子拿走。”我吩咐道。

“什么?”

“别把他们盖上。”

“你是谁啊?”

我再次出示了我的证件。

“但他们就躺在空地上。”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刻板,就像电脑里的录音。

“所有东西必须原封不动。”

“我们得做点事情。天快暗了，熊会闻到这些……”他迟疑了一下，才说出口，“人的气味。”

我曾经见过棕熊对尸体的所作所为，能够体会那个男人的感受。虽然如此，我仍不得不阻止他。

“在现场物体被触摸移动之前，必须对所有的东西拍照和做记录。”

他双手拢紧那条毯子，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色。我很清楚他当时的感受——需要做点什么事，却又不确定该做什么。那种处于灭顶之灾中的无助感觉。

“请把这句话传下去：必须让一切保留原样。然后去搜寻幸存者。”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他的目光扫视着我们周围的现场，“没人能活下来。”

“如果还有什么人活着，那么他们会比这些人更害怕熊。”我指着脚边的那具尸体说。

“还有狼。”他又以一种空洞的声音补充道。

“警长叫什么名字？”

“克劳。”

“是哪一位？”

他朝残骸附近的一群人看了一眼。

“穿绿色夹克衫的高个子。”

我离开了他，向克劳那里匆匆走去。

那位警长正在和五六个志愿消防员一起研究地图。他们的衣服表明他们来自几个不同的管区。尽管低着头，克劳在那群人中仍然是个子最高的。在夹克衫底下，他的肩膀宽阔而结实，看得出经常运动。但愿我不会跟这位山区强硬的男子汉警长发生什么冲突。

当我走近时，这些消防队员停止说话，朝我这儿看过来。

“是克劳警长吗？”

克劳转过身来，我这才发现所谓“强硬男子汉”的结论是大错特错了。

她的下巴又高又宽，皮肤是棕黄色的。从她那平坦的帽檐里挣脱出来的头发又卷又红，像胡萝卜。然而吸引我注意力的却是她的眼睛：双眼的虹膜就像旧可乐玻璃瓶的颜色，在橙色的眼睫毛和眉毛的衬托下更为突出。在周围黄褐色的皮肤里，那种苍白的绿色尤其不一般。我猜她的年龄在四十岁上下。

“那么你是……”她的嗓音深沉而庄重，暗示这个人不想听任何废话。

“唐普兰希·布兰纳博士。”

“你来此有何贵干？”

“我是灾难殡葬业务行动队的。”

我又出示有关证件。她审查过后，将它递还给我。

“我开车从夏洛特去诺克斯维尔的时候，听到坠机事件的消息。我打电话给厄尔·布利斯，他是第四区队的头儿。他让我改道过来，看看你需要什么帮助。”

此话比起厄尔的实话实说来，多了点外交辞令的味道。

有一会儿，这个女人没有任何回应。接着她转过脸去，对那些消防员讲了几句话，他们便解散了。她伸出一只手，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她的力量足以令人受伤。

“露西·克劳。”

“请叫我唐普。”

她伸出一只脚，双臂交叉，用那双可乐玻璃瓶色的眼睛向我致意。

“我不认为这些可怜的灵魂需要什么医疗关怀。”

“我是一名刑事人类学家，不是一个医生。你们搜寻过幸存者吗？”

她点头的方式是将脑袋急促地向上一甩——这种肢体语言类型我曾经在印度见过。“我以为这类事情是法医官做的。”

“大家都要做。NTSB^①的人到了吗？”我知道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从来都不会耽搁许久才赶到现场。

“他们快要来了。我听说过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机构都会来。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联邦调查局，航空涡轮机协会，红十字会，联邦航空局，森林服务署，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还有内政部。就是教皇亲自翻山越岭赶过来，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怎么还有内政部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联邦政府拥有本县大部分资源。大约百分之八十五是国有森林，百分之五作为保留林地。”她伸出一只手与肩头成水平位置，然后把手朝顺时针方向画了一个圈，“我们正站在被称为‘大月桂’的地方。布赖森城在它的西北面，再过去一点是大烟雾山国家公园。彻罗基印第安保留地位于正北方，南塔哈拉游乐场和国家森林在正南方。”

我咽了口唾沫，减轻耳朵里的压力。

“这儿的海拔高度是多少？”

“四千二百英尺。”

“我并不同意对你的工作指手画脚，警长，但是有几个本地人也许你需要赶走——”

“那些保险经纪和像蛇一样用腹部爬行的律师。露西·克劳也许是住在山里，但她也有过一两次走出大山的经验。”

我毫不怀疑她的话，但同时我也能确定——没有人敢和她顶嘴。

^①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英文简称。

“也许最好把媒体也赶出去。”

“也许吧。”

“你是对的，警长。法医官会来的。不过北卡罗来纳州紧急计划部要求灾难殡葬业务行动队介入这次空难援助。”

我听见一声沉闷的爆炸，随之而来的是大声叫喊的口令声。克劳脱下头上的帽子，用她的衣袖背面擦拭前额。

“有多少地方火还在烧？”

“四处。我们正要扑灭它们，但是这很难说。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山里十分干燥。”她把帽子在大腿上轻轻敲了敲，那儿的肌肉跟肩头一样结实。

“我确信你的属下正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他们已经封锁了这个地区，正在处理火情。如果没有幸存者的话，我们也做不了其他事了。”

“实际上他们没有受过应对这种情况的训练。”

克劳身后，一个身穿彻罗基志愿者夹克衫的老头正戳弄着一堆残骸。我灵机一动。

“我敢肯定，你告诉过你的手下，处理飞机坠毁现场必须像对待犯罪现场一样。不能触碰任何东西。”

她仍然独具特色地上下点了头。

“他们也许觉得很沮丧，想尽点力，但又吃不准该干什么。提醒一下总是无妨。”

我指着那个这里拨弄一下、那里鼓捣一下的老人。

克劳轻轻地咒骂起来，随即跑向那个志愿者。她大步跨越的模样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跑步选手。那个男人走开了。片刻之后警长走了回来。

“这并不轻松。”我说道，“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人来了之后，他

们会负责整个行动的。”

“是啊。”

此时，克劳的手机铃响了。她讲电话时，我在旁边静候。

“又有人收到了消息。”她说道，一面将手机挂回她的皮带上，“查尔斯·汉诺弗，南方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尽管我从未乘坐过那家公司的飞机，但是我听说过那条航线。那是家小型区域性航空运输公司，它把华盛顿特区和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田纳西州的十几个城市连接在一起。

“这架坠毁的客机，就是那家公司的？”

“从亚特兰大飞往华盛顿特区的二二八航班延误了起飞。在跑道上停留四十分钟后，于午后十二点四十五分起飞。一点〇七分，那架飞机在两万五千英尺高度时，突然从雷达屏幕上消失。大约在两点，我的办公室接到报警电话。”

“飞机上有多少人？”

“那架飞机是福克-100型，搭载了八十二名乘客和六名机组人员。然而那还不是最糟糕的。”

她后面的话预言了接下来日子里的恐怖。

2

“佐治亚大学足球队？”

克劳点了点头。“汉诺弗说，那些男女队员正要去华盛顿附近的某个地方参加比赛。”

“天啊。”幻象犹如闪光灯般闪现出来——被切断的一条腿，带有金属矫正线的牙齿，挂在树上的年轻女子……

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

我的女儿凯蒂在弗吉尼亚大学念书。她经常去佐治亚大学所在的雅典城看望她最要好的朋友利嘉。利嘉拿的是运动奖学金。她是足球队的吗？

哦，上帝！我的脑子全乱了。凯蒂是不是提起要去旅游？她什么时候放假？我忍住冲动，不去抓起我的手机。

“有多少学生？”

“通过那所大学登记的乘客有四十二名。汉诺弗认为其中大部分是

学生。此外还有教练、指导员、球员的男女朋友们，还有一些球迷。”她伸出一只手，擦了擦嘴巴，“通常都这样。”

都这样。这么多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我感到心痛。接着有了另一种想法。

“这将是媒体的梦魇。”

“汉诺弗一开始就说起这个。”克劳的话里流露出挖苦的意味。

“等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接管后，他们会处理的。”

还有那么多家属，我没有往下说。他们将在这儿呜咽流泪，挤成一团寻求安慰。有些人带着惊恐的目光观望，一些人要求立即得到答复，用激动的情绪来掩饰他们无法忍受的悲伤。

就在这时传来了螺旋桨撞击的声音，我们看见一架直升飞机低空掠过树梢飞过来。驾驶员身旁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飞机的后座还有一个人。那架直升飞机绕了两圈，然后朝着我断定有路之处的相反方向直冲而去。

“他们究竟要去哪儿？”

“要是我知道，那才见鬼呢。我们可没准备降落的装备。”克劳垂下目光，重新戴上她的帽子，反手将卷曲的头发塞到帽子里。

“要来杯咖啡吗？”

三十分钟之后，北卡罗来纳州的主任医事检察官从西面走进了现场，后面跟着该州的副州长。前者穿着现场工作用的靴子和咔叽布制服，后者穿了一套西装。我注视着他们穿过残骸走过来。那位病理学家环顾四周，似乎在对这场灾难作评估；那位政治家则低着他的脑袋，并不左顾右盼，努力紧缩着身体，仿佛一旦与周围的事物沾了边，就